

金圣叹评点才子

全肆卷

『水浒传』委曲详尽 血脉贯通
『史记』之下 便是此书

金圣叹

今人鲜不阅

『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
即无不知金圣叹此人

梁章钜

金圣叹批『水浒传』『西厢』

灵心妙舌

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

冯镇峦

【第叁卷】

史记之下 便是此书

第五才子书 水浒传 评点

上

林乾 ▽【主编】

LINQIANZHUJIAN

『水浒传』要当做一部政治书来看

毛泽东

金圣叹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

『水浒』与『史记』『战国策』
有同等的文学价值

这是何等眼光 何等胆气

胡适



全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金圣叹

中国第一批评家

评点才子

全肆卷

全集

【第叁卷】

『水浒传』评点

LINQIANZHUBIAN

林乾▼【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上

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水浒传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8)
序三	(10)
宋史断	(14)
读第五才子书法	(18)
贯华堂古本《水浒传》自序	(27)

楔	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29)
第 一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46)
第 二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73)
第 三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90)
第 四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114)
第 五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132)
第 六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150)
第 七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166)

第 八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176)
第 九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194)
第 十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209)
第 十 一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222)
第 十 二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235)
第 十 三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249)
第 十 四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261)
第 十 五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278)
第 十 六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298)
第 十 七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318)
第 十 八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334)
第 十 九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353)
第 二 十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372)
第 二 十 一 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390)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404)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420)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459)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471)
第二十六回	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497)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511)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526)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539)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555)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572)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595)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608)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625)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644)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659)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678)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697)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718)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733)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753)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771)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797)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815)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836)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851)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868)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881)
第 四 十 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898)
第 五 十 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913)
第 五 十 一 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931)
第 五 十 二 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949)
第 五 十 三 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969)
第 五 十 四 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985)
第 五 十 五 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1000)
第 五 十 六 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1020)
第 五 十 七 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1037)
第 五 十 八 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1054)
第 五 十 九 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1068)
第 六 十 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1085)
第 六 十 一 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1104)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1127)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1140)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1153)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1168)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1184)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1200)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1218)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1230)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1240)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之一

序一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殽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

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系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

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憚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度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

缥缈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之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逭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栴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褰裳去之，而不得拊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

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褰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人

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昏昏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夫而后知古人作书，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

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序二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传》，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此虽恶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忍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钺？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

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剽削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牴牾，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梼杌》是也，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